

徐大辉◎著

赌钱更是赌命

上帝跟谁掷骰子

赌王传奇

中国赌具之祖——骰子，
别人用它赌输赢角胜负。

四爷却用它为自己做棺材，一只强大的手在掷它，
灵魂和命运随之旋转……人生的悲喜剧在旋转中开场。
他是大名鼎鼎的赌王，不同他赌一次就不算真正的东北赌徒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賭王

DUWANG CHUANQI
徐大輝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王传奇/徐大辉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2. 5

ISBN 978-7-5113-2308-8

I. ①赌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3210 号

●赌王传奇

著 者 / 徐大辉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责任校对 / 李江亭

装帧设计 / 玩瞳装帧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 印张 18 字数 31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308-8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赌王传奇

子卷	001
丑卷	026
寅卷	049
卯卷	073
辰卷	095
巳卷	117
午卷	141
未卷	167
申卷	193
酉卷	216
戌卷	238
亥卷	261



子 卷

正月里来正月正，
音会老母下天宫。
元吉海河把经念，
安士姑子随后行。^①

1

长兄徐德富目的很明确地为年少的四弟置办婚事，但四爷徐德龙却看上赌徒的女儿，一桩婚姻一开始就变了味儿，注定了—一个悲怆故事的诞生。

徐家上上下下为徐德龙的婚礼准备着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。杀猪、宰羊……徐德富指点家人在院子里搭建喜棚子。

“当家的，办妥啦。”谢时仿骑马进来，一脸喜气道。

“辛苦你啦，时仿。”徐德富说，“李显亭的鼓乐班子要提前请，不然难排上号。”

三江县城亮子里镇的喷字行——民间鼓乐班子，李显亭的鼓乐班子最出名，红白喜事以请到他们为荣耀。

“请李显亭。”选鼓乐班子时，当家的徐德富说。

此前，听说徐家要办喜事，断定隆重气派要大操办，几个鼓乐班子派人来徐家“上买卖”，如果上去可赚钱出名。

“一定请李显亭。”徐德富谢绝了几份“上买卖”的，吩咐谢时仿道，“你带定钱，亲自上门去请，这样才保措（保险）。”

李显亭的鼓乐班子地址在亮子里镇的一条热闹街上，门前挂着招幌，是一面大鼓，鼓下挂个喇叭，喇叭下面缀着红穗。

谢时仿迈进门槛，拱手道：“烦请李师傅出趟买卖。”

“好。”掌柜的道，“要几个人手？”

“八个。”谢时仿将钱袋放下，说。

① 《十二月歌》，也称《十二月歌谣》，押会歌谣，下同。

“二十块大洋。”掌柜的出价。

“二十就二十。”谢时仿没还价。

谢时仿走在夏天的亮子里镇街道上，不时与各种手艺人擦肩而过，他们韵味的吆喝声不绝于耳：

“铜锅——铜碗——铜大缸！”

“锵刀哟——磨剪子！”

“豆腐——大豆腐！”

.....

仔细听，铜锅匠还唱歌谣^①：铜锅铜盆儿铜瓷缸，铜得瓷缸不漏汤；铜锅铜盆儿铜小人儿，铜得小人儿不透气儿。

铜锅匠也到乡间卖手艺，因此吆喝声并不陌生。有一种吆喝声音谢时仿听来觉得好笑：夜炕儿！一角钱一大堆！

夜炕儿是什么？在乡下做管家他懂，叫法可笑他笑叫法。明明是卖牛粪叫什么夜炕儿？琢磨一下夜炕儿词义，炕，炕火，夜间用来烧炕的东西称夜炕儿，也文化和贴切。那时，亮子里居民煮饭、烧炕用柴火（草、秆棵、树枝）、干牛粪。乡下人直白地叫牛粪，或牛粪排子。俗语有一朵花插在牛粪排子上和牛粪排子也有反烧的时候（东山再起）。

“要吗？便宜！”赶车卖夜炕儿见谢时仿朝他这边瞅问，恐怕失去生意机会。

谢时仿没吭声快步走开。骑马一口气出城，走了很远，心还想着可笑的夜炕儿，他嘟哝道：“便宜，再便宜我也不要，白给都不要，我要牛粪做啥？”

徐家大院里有牛棚，有的是牛粪，用它做肥料而不是烧柴，烧牛粪不十分难闻，可也不香。富裕的徐家从来不烧牛粪。

“东家，挺顺利！”谢时仿说。

李显亭的鼓乐班子请到了，当家的徐德富高兴。

“咱要的是八个人手，掌柜的说保证要吹啥给来啥。定钱我付了，咱们后天出车接人。”谢时仿说。

“安排佟大板子起早去接。”徐德富说。

徐家堂屋，徐郑氏在煤油灯下，用红纸剪双喜字，炕上已摆了几个剪好

^① 此类歌谣很多，例如：“铜锅，铜碗儿，铜大缸，大刚的媳妇儿会打枪，枪对枪，杆儿对杆儿，不多不少十六点儿。”见《哑摸滋味儿》一文。

的大红喜字。

“你看出来了？德龙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。”徐德富算是喜中的忧虑，“一点儿都不上心。”

“德龙心里装着个人。”徐郑氏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，”徐郑氏没有说破，却点了点道，“你烦谁呀？”

“喔，秀云姑娘不行，倒不是她人不中，而是她那个爹，赌耍不成人。同他结了亲家，我怕叫老亲少故笑掉大牙，戳破脊梁骨。”

“你轰走媒人，还给大肚子一首歌谣，这事儿他还不恨你一辈子？”徐郑氏说到去年的一件事。

徐大肚子细论起来和徐德富沾亲，应是一个祖宗，大徐德富一辈。大肚子没染上赌博之前，两家还有来往，自打大肚子输了房子输了地，徐德富再也不搭理大肚子，并告诉家人不准和他来往。徐德龙年纪小，他没把大哥的话当话听，照样往大肚子家跑，找秀云玩儿。

将媳妇输掉的徐大肚子，用那头毛驴驮着女儿越过国境线，弄回一峰公骆驼，在人烟稀少的西大荒居住下来，女儿的心思还是让他给看出来，她愿嫁给徐德龙。于是，他托了媒人。

“当家的。”媒婆刘妈眼睛、眉毛都是笑的，说，“我来介绍个人儿（说媒）。”

“给谁介绍啊？”徐德富猜出来是给四弟德龙，他故意这么问。

“四爷啊！”媒婆刘妈灵活起她的舌头，说女方如何如何的好，和徐德龙是如何如何的般配，说，“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”

“给我们介绍谁家的闺女啊？”徐德富问。

“你认识，你们还是亲戚。”媒婆刘妈说出徐大肚子，“做（结）亲，好像辈分也没差。”

徐德富听后笑笑，媒婆刘妈从来没见过这种笑。

“怎么样？当家的。”媒婆刘妈问。

徐德富站起身，拿起毛笔蘸了墨，刷刷地写起来。媒婆刘妈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当家的要干什么，又不好问，等候在一旁。

“请你把它交给大肚子。”徐德富卷起纸递给媒婆刘妈，说，“他看后自然明白。”

“这个纸卷儿？”媒婆刘妈大感道。

“管家，给刘妈拿五块茶钱。”徐德富打发人，说，“辛辛苦苦一趟不

容易。”

媒婆刘妈悻悻而走。

“不撵，那个受大肚子委托的媒婆肯走哇？抄首歌谣给大肚子，他看后一定明白我为什么拒绝。”徐德富说。

拒绝这门婚事两年后，徐德龙要结婚了，哥嫂无意提到这件事而已。徐郑氏瞥眼柜盖道：“你让德龙抄写的那首歌谣，他送过来啦。”

“喔，你不说我倒忘了，我得看看他的字长进没。”徐德富从柜盖上拿过一卷纸，在油灯下展开，歌谣是：

涨大水，漫城墙，
赌博的光棍卖婆娘。
不卖婆娘肚里饥，
卖了婆娘受孤寂，
娃娃哭，要喂奶，
各寻各，在哪里？

“我始终不明白，当年你给媒婆带走这首歌谣是转弯抹角地告诉大肚子，因他赌博才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可现在你又让德龙抄它干什么？”徐郑氏说。

“目的相同。”

“什么目的？”徐郑氏诙谐地道，“直罗锅（改正错误）。”

“也是为说明我不同意他娶秀云的原因。”徐德富说，在四弟婚事上，他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且十分坚决。

“德龙虚岁才十六呀，哪里懂这些转弯抹角的事，你明白地对他说多好，让他抄歌谣，亏你想得出。”她认为德龙年纪还小，直巴愣腾地和他讲道理，干嘛指东说西。

“你别埋三怨四的啦。”徐德富说，“世上最无情的莫过于赌徒赌棍，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，大肚子名声太坏。丁家是正经过日子人家，淑慧比德龙大三岁，应了那句老话，女大三，抱金砖。”

“事已至此，还说什么呀。”徐郑氏说。德龙的婚姻又一个媒人来保媒，求取女方生辰八字，卜吉合婚，议定聘礼，传达喜期全套程序下来了，已既成事实。

正日子^①前一日，徐家亮了轿，也称晾轿。花轿架设在大院中央，轿帘对院门，下半截揭起，露出内套小轿底，供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观赏。夜里轿前点子孙灯一对，可见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牌。

亮轿一昼夜，第二天黎明发轿，一行迎亲队伍出了獾子洞村。

新郎徐德龙骑匹雪青马走在前面，迎亲队伍来到马灌啾河岸边，河面很宽水且很浅，木桥枯瘦窄小，有人往桥面上铺红毡。新郎骑马上桥，心不在焉，他俯瞰桥下，显然在寻找什么。一条鲤鱼跃出水面，他一脸的喜悦，勒住马，兴趣地观看鱼落下后河水的涟漪。

迎亲队伍因新郎站住，忽然停下。

“怎么停啦？”后面有人问。

迎亲的支客人跑向队伍前头的徐德龙，说：“四爷，桥上不能停轿。”老令儿迎亲队伍不可在桥上停留。

“鱼贼厚（多）。”徐德龙目光仍在河面游荡，心旁鹜在鱼上，像似没听见，兴趣地叨咕起捕鱼的歌诀：紧抢鱼，慢推虾，不紧不慢推蛤蟆。

“四爷！”支客人急切地道，“桥上停不得轿啊。”

“停不得轿。”徐德龙收回目光，顽皮地重复一遍支客人的话，然后催马道，“驾！”

徐家大院大门两侧的婚联特抢眼：玉种蓝田碧，丝牵绣幕红。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，谢管家在门前远远地迎候。一顶四人抬小轿到来，一乡绅下轿拱手贺喜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

“同喜！”谢时仿拱手转向院内喊，“百草厅刘老板驾到！”

接着一匹马到来，谢时仿让下人去牵马，向来人拱手，朝院内喊：“马家窑胡屯长驾到！”一男孩在上马石上点响爆竹，嘚嘚马蹄响，吸引众人目光。谢时仿朝村头望去，一匹白马拖尘驰来，徐秀云下马，马缰甩给徐家下人。

“这位小姐是？”谢时仿一时没认出来人，面熟又吃不准是谁。

“徐秀云！”她自我介绍道，“我代家父来贺喜。”

“唔，想起来啦！”谢时仿认出是著名赌徒徐大肚子的女儿，赶忙说，“徐

① 满族婚俗，结婚仪式，男方家要正式操办三天，第一天叫杀猪，第二天叫亮轿，第三天为吉日，俗称正日子。

小姐，请！”

徐秀云大步流星地进院去，颠沛流离的两年足以改变一个人，风餐露宿粗犷了性格，女孩特有的东西在她身上雾一样稀薄，她一双天足，又穿着男人的皮靴，手还拎着根马鞭子。

“当家的。”谢时仿直接到堂屋，说，“徐大肚子来上礼。”

“他？”徐德富一愣。

“大肚子本人没来，派女儿秀云来的。”谢时仿说明道。

“好好招待她。”徐德富顿然想到秀云身世，叹息道，“唉，一个苦命的孩子……时仿，花轿还没到？常熟屯没多远的道哇。”

“我估摸也快到啦。”谢时仿说。

送迎亲两支队伍停在徐家大院前，大门洞开，红毡铺向院内。徐家佣人在下马石前扶新郎下马，管家谢时仿只扶徐德龙一人进院，大门立刻关上，将丁家人全隔在院外。院内顿时响起鼓乐吹打，《工尺上》^①曲子火爆……杠夫在关闭的大门前停止颠轿，新娘待在轿子里。送亲的丁家人中，一个妇女懂这个习俗，说：“劝性子^②呢。”

“闭性！”另一个妇女重复一句。

鞭炮炸响，大院门重开，送亲妇女搀扶新娘丁淑慧下轿，顺着铺好的红毡入院，满院客人，喜气洋洋。

红毡尽头，堂屋摆着天地桌，除了天地码儿^③一张桌子上置一壶，红线绳系二交杯，另一张桌子，摆一具羊尾骨，两碗熟切肉丝，两碗黄米饭。

“拜天地！”主婚人高喊道。

新房门槛前放一具马鞍，两个手持“宝壶”的幼童立在门两侧。徐德龙引新娘进洞房，将两只宝瓶塞给新娘，新娘抱在怀中。

新郎、新娘同跪拜天地……接下去新郎、新娘喝完交杯酒，象征性吃肉丝、黄米饭。

下一道程序，婚礼主持人主持拜祖仪式，地点在徐家的祠堂，墙上祖宗

① 《工尺上》，为鼓乐班套路的开场曲。据曹保明著《中国东北行帮》载：《工尺上》为报门曲，吹打三通。第一通《工尺上》，先吹号（喇叭），半袋烟工夫；再来《工尺上》还是先吹号，还是半袋烟工夫；第三遍开场要变吹《柳河音》，连续吹几个反复，半袋烟工夫多一点儿……收尾还是《工尺上》。

② 劝性子，也叫闭性、别性。据《中国风俗辞典》载：婚礼正日，新娘乘轿到婆家门口，大门久闭不开，致使新娘不能下轿、进门，赖以显示夫门家规的威严。趁此间隙，院内屋内做婚礼前的最后准备，直到送亲人心烦意乱时，方启门。

③ 天地码儿：结婚的祭器，主要是天地牌。

绣像，案桌上摆满供品，香烛点燃。新郎、新娘向徐家祖宗牌位三叩首。

主婚人宣布道：“新郎新娘入洞房！”

西厢房，花格窗上贴着大红的喜字。门贴喜联：梧桐枝上栖双凤，菡萏花开宿并鸳。

新娘丁淑慧抬起缠足小脚，跨过马鞍的那一刻，新郎徐德龙接过管家谢时仿递过来的秤杆，将丁淑慧的红布盖头挑下，扔向房顶。

丁淑慧转脸，眼瞧红盖头被风飘起……众人数双眼睛望着红盖头，红盖头飘向青色鱼鳞瓦房顶。

獾子洞村，徐家在大院内临时搭起席棚，几十桌酒席同时开，众人推杯换盏，热闹非凡。

“四喜丸子！”端菜的人报菜名。

女客的餐桌上，徐郑氏夹菜放进身旁徐秀云的碟子里说：“吃菜，吃菜，秀云姑娘。”

“啧啧。”二嫂赞美的目光道，“画儿似的，几岁啦？”

“十六岁。”徐秀云答。

“和四弟同岁。”二嫂说，话里含有别意，徐郑氏听出来了，要说什么，欲言又止。

谢时仿走过来，在徐郑氏耳边低声说些什么，她慌然道，“怎么会呢？快去找找。”

管家满院子找人，找一个重要的人物——婚礼的主角，新郎官。

“前院后院，马棚子、骆驼圈、菜窖……仔细找找。”徐德富面有愠色，很生气道，“德龙真是不成人！”

“都找遍啦，没有。”谢时仿说。

“客人全等着新郎官敬酒呢，继续找。”徐德富生气道，“德龙太不懂事儿，这么不着调（不守规矩）！”

“当家的。”谢时仿劝道，“您别着急，我叫几个人分头去找，肯定能找到。”

“快找！”徐德富说。

谢时仿一路小跑出了徐家大院，很快来到村外桥上，忽然见从上游飘来一顶瓜皮小帽，望去见几个赤身裸体的孩子，戏闹着朝桥游来，有个孩子喊：“帽——子！”

水中漂动着帽子，崭新的黑缎子半球小帽，孩子们游来，管家一怔，而后喊道：“四爷！四爷赶紧上来呀！”

“干啥？”徐德龙光赤蔴（赤条条）的新郎倌样子很逗乐，问。

“四爷，今天是你正日子，当家的叫你回去敬酒。”管家说。

3

这时候，大院门口有人喊：“四爷回来啦！”

徐德富心里生四弟的气，吩咐管家：“快让新郎倌敬酒！你陪他各桌敬客，别出丑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谢时仿答应道。

徐德富向餐桌走去，遇见衣装不整的四弟，立刻撂下脸来，攘斥道：“德龙你真出息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结婚。”徐德龙怯生生地答，回避长兄责备的目光。

“你还知道啊！”徐德富口气严厉，明显的不满意。

“四爷，咱们去敬酒。”谢时仿赶紧过来解围，引着徐德龙满院各个酒桌敬酒。

徐秀云告辞，迈出高高的门槛，一只高腰靴子，又一只靴子。谢时仿指使下人道：“把徐小姐的马牵过来。”

下人牵来匹白马，将缰绳递给徐秀云，她骑上马，转头，目光涉过几个人，落在身着新郎服装的徐德龙的脸上。

徐德龙抬起的手停在半空，嘴唇颤动了一下，没有发出声音。徐秀云猛转过身，抖缰策马离开。他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扯下斜披的红绸带，揉成团扔到地上，被风刮动，一团火在地上滚动。

直到天黑，婚礼接近尾声，但并没结束，洞房的仪式没进行完。新娘丁淑慧怀抱“宝瓶”在炕上“坐帐”，新屋空荡，外屋门响动，她笔挺坐直。

“宽心面准备好啦，淑慧！”徐郑氏、二嫂、三嫂等人进屋来，后面跟着佣人王妈，手里端着热乎乎的面条、饺子。

“德龙呢？”徐郑氏见新娘一个人在新房里道，“二嫂你去叫他！三嫂，你铺被褥。”

三嫂从炕琴里取出被褥，并排铺两床被，往被褥间扬枣、筷子、花生。

骆驼圈吊挂盏马灯，灯光摇曳，几峰骆驼在反刍。灯光照到的地方，一只青蛙拼命前挣，腿被一只手拽着。徐德龙用一根小棍，轻轻敲打青蛙背部，青蛙身体鼓胀起来，他诵童谣：

蛤蟆蛤蟆你气鼓，
一气气到八月十五。
八月十五杀猪，
气得蛤蟆直哭！
蛤蟆蛤蟆你气鼓，
过年给你二百五……

一双女人的脚融在灯光里，可见鞋尖的榴开百子图案。徐德龙抬起头道：“二嫂。”

“四弟啊，到了什么节骨眼儿，你还玩蛤蟆……快回新房，媳妇等你吃宽心面呢。”二嫂说。

“我不饿，要吃你去吃。”

“我吃？”二嫂又气又笑道，“四弟，今晚是你的好日子，好事等着你呢。”

“好日子？”徐德龙拎起蛤蟆说，“啥好事？告诉我，二嫂……”

“四年私塾你算白念啦，就饭吃了。”二嫂终归生不起气来，只是说，“先生没告诉你金榜题名、洞房花烛夜啥的啊？”

“你去洞房吧，我玩一会儿。”徐德龙心还在蛤蟆上，像似故意气嫂子，口诵民谣：“花花轿，八人抬，一抬抬的过门来……”

“让你皮。”二嫂拧住徐德龙的耳朵，连拽带扯，“走！入洞房去。”

徐德龙给几位嫂子生拉硬逼弄进洞房，二嫂将一块白布放在丁淑慧面前，嫂子们准备离去。

“今晚铺上它。明天，我们可要验红啊！”二嫂说。

丁淑慧不解其意，望着白布发呆。

“咱徐家的规矩，婆婆留下的，新婚第一夜……明早，你把它搭在幔杆上，大家都能看见。”徐郑氏说，“家人要验红。”

徐德龙像个局外人，在一旁傻听傻看，竟然还傻笑。

“淑慧。”徐郑氏叮嘱道，“德龙岁数小，你好好教教他。走吧，让新人早点歇着。”

几位嫂子一起离去，关上门。丁淑慧撂下窗帘、幔帐，徐德龙漫不经心地望着幔帐。她先钻进幔帐里，脱掉衣服后，浅声召唤：“德龙，上炕。”

徐德龙纹丝未动。

“上炕呀德龙，睡觉……”

新郎心不在焉道：“我不困。”

丁淑慧吹灭灯，徐德龙怕黑才钻幔帐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伸手去拉徐德龙的被子，他拉紧被子蒙上头。

“德龙……”她恳求道。

“我困啦。”他拒绝。

“我被窝好啊……”新娘诱导，手侵略过来。

“再缠磨我。”幔帐里传出新郎威胁的声音，“我喊人啦！”

丁淑慧一脸苦楚，手摸着枕头，一对鸳鸯戏水图。手移近下身，褥子上铺着白布，白布很新，接触有明显植物的感觉。几个嫂子的声音蓦然响起：

“明早，你把它搭在幔杆上，大家都能看见！”

“明天，我们可要验红啊！验红……”

丁淑慧将白布攥成团，暗暗落泪。身边睡热的徐德龙蹬掉被子，身上衣服穿戴整齐。

“验红！验红！”

验——红！验红红红……丁淑慧从炕琴中摸出针线筐箩找到剪子，扎向自己的大腿根儿，血洒红了身下那块白布。

夜很深了，徐家大院只一两盏灯漠然地亮着。

4

当家的堂屋亮着灯，徐德富靠在高背木椅上，很疲惫。喝口茶道：“两年不见秀云，长成大姑娘，我都快认不出啦。”

“人越长越俊。”徐郑氏给睡着滚下枕头的侄女四凤重新枕上枕头，说，“听说大肚子还赌。”

“一仍旧贯。”

“摊上没正事儿的爹，也真遭罪。”徐郑氏说，“我问秀云，她说和她爹住在西大荒。”

“先说赌要方便。”徐德富鄙视赌徒，“他属狗的记吃不记打。”

“谁恁大瘾头子，到荒甸子去赌啊？”徐郑氏摇摇头，她想起一件事儿来，问，“私塾孟先生捎来话，问德龙今冬还去不去学算子？”

“学，咋不学。”徐德富说。

“他娶了媳妇……我们交了学棒（学费）。”徐郑氏说，当地规矩上私塾也交些学费，未必交米一石或八斗，秫秆高粱米都成，像徐家这样殷实大户，那些东西拿不出手，学费是几升大米。

“学，一定学。”徐德富说，“封妻荫子也要读些书。”

“德龙不愿意读书，强迫他……”

“唉，他学习不上心。”徐德富失望道。

婚前的几年里四弟学业没有丝毫进步，逼迫去读书他给你读吗？不读！认定德龙这一辈子没出息在前年，或是更早一些。徐郑氏也发现四小叔过于贪玩，荒疏了学业，在哪儿读书时间都不长，说：“看样子他是不想学啦。”

“哦，我跟他说说。”徐德富问，“德龙呢？”

“到屯里找小尢（小孩）们淘（玩）去啦。”

“瞅我这一天忙东忙西，没工夫管他，你叫家里人看严点儿，别让他老往外边跑。”徐德富说，“听说徐大肚子又回村了，德龙还是少沾他的边儿，输要不成人。”

“德龙才多大岁数儿啊？”徐郑氏说，他们说话那暂（阵子）四弟才十三四的样子，“咋会和大肚子，和赌什么的搭界呀！要说去跟他闺女秀云玩儿还差不离儿。你没看见人吧，那闺女越长越像她娘哩，真俊俏。要不咱爹活着时，主张给德龙和她定娃娃亲呢。”

“得，得。”徐德富不耐烦，口吻蔑视，说，“一个赌徒……同那样人家定娃娃亲？丢不起人！”

“秀云这孩子命够苦的，摊上个没正事的爹，输要不成人儿。”徐郑氏叹然道。

“徐大肚子还算是人吗，天良丧尽。”徐德富极不愿意地说到他，摆摆手道，“别提他，疤痢人（使人不愉快）！”

獐子洞村子中的一块空地，也算乡村广场，村子里集个会啥的，可容纳一两百人，以后的故事还会讲到它，日本人召集村民开会什么的要到这里来。平常，则是孩子们的乐园，乡村的孩子们会淘气，名堂很多。此刻，一群孩子做一种儿戏——扯轱辘圈。

徐德龙和徐秀云手牵手，开心地玩耍。大人眼里两个孩子挺对心情，乡村不常用什么青梅竹马，意思相同的词汇是，光屁股娃娃。

孩子们拉成一个圆圈，边旋转圆圈边唱：

“扯呀，扯轱辘圈哪，家家门后头挂红线哪！红线透啊，马家的姑娘二十六啊！穿红袄啊，甩大袖啊，一甩甩到门后头啊！门后透啊，挂腰刀啊；腰刀尖哪，顶大天哪；天打雷啊，狗咬贼呀，唏啦哗啦一大回。”此游戏最故事的地方是唱完歌谣，大家松手，然后两两相抱。

徐德龙没松手前就选定了目标，他要抱徐秀云，十四岁这年徐德龙要拥抱她的愿望非常强烈，抱她就如抱一条大鱼，光滑且活蹦乱跳。徐秀云没想复杂，玩嘛。他来抱她，就与他相抱在一起。

“你脸好香啊。”徐德龙如愿后，说着游戏以外的话，鼻子筋着闻她的脸蛋儿动作有些夸张。

“我搁艾蒿水洗的脸。”徐秀云似乎没到羞涩年龄，竟然送过脸来：“闻吧，使劲闻。”

徐德龙无猜地扳过徐秀云，鼻子贴到她脸颊上嗅，同闻一只成熟的水果一样。

有一条喷气的小虫在脸颊上爬来爬去，徐秀云闻到了小虫有股蒜味儿，脸被它弄得痒痒的，她无拘无束地咯咯笑个不停。

村子中看到这一幕的大人是二嫂，她望此情景，未忍心破坏他们，默默地站了一旁，又不能走开，她来叫徐德龙的。

或是下一个游戏开始，他们俩才放开手，样子恋恋不舍。

“德龙，大哥叫你回去。”二嫂走近一步说。

大哥的话他要听的，他对徐秀云说：“我大哥送我去学算盘，过几天我们还玩扯轱辘圈。”

“不行，过几天我家搬走啦。”徐秀云说。

“搬哪儿去？”

“爹没说，反正好远好远。”

“远也不怕，我家有马。”徐德龙天真地说，“我骑马去找你玩。”

“不行，那太远。”徐秀云觉得徐德龙骑马去找她玩不可能，爹说他们去的地方，要爬山，要过河，十分遥远。

“德龙。”二嫂说，“快回去吧，大哥该着急啦。”

二嫂牵着四小叔的手，徐德龙一步三回头地看徐秀云，她说，“四弟，你和秀云投情对意。”

“啥是投情对意，二嫂？”

“投情对意，就是两个人你看我好，我也看你好……嗯，长大你就明白啦。”

投情对意？徐德龙顽皮地道：“你和佟大板子算不算投情对意？”

“小打路鬼，你短捶。”二嫂挥拳吓唬他。

“逮不着，干挠毛！”徐德龙挣脱，逃跑，嘴还不闲着，“你给佟大板子做鞋！”

“胡吡！”二嫂拾起一根玉米秆，追撵徐德龙进大院道，“我非打断你的腿

不可！”

“呦，恁凶啊！”徐郑氏差点儿同二嫂撞上，打着俚戏（开玩笑）道，“啥事要打断人家的腿呀？”

“大嫂你说这小败家孩。”二嫂怒不起来，笑不起来，说，“他说我和佟大板子那什么……”

“德龙够讨厌的，哈……”徐郑氏大笑后说，“非要揭嘎渣（揭隐私）！”

“大嫂……”二嫂有些不好意思，她是养在徐家大院的童养媳妇，老二徐德中自从去日本学医，十几年没回来，名存实亡的婚姻始终残缺不全，他们还没有圆房——童养媳及其未婚夫开始同房——她当童养媳时才几岁，待长大后才能圆房。

“要是真事的话，也真不错呀。”徐郑氏借机说道，二小叔德中撇下没圆房的媳妇在家，看样子不想要她了，她同当家的徐德富商量早晚给她许配人家，也不能守空房一辈子啊！

“瞅你，大嫂。”

“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行吧。”

“有蓝丝线吗，大嫂？”二嫂想到一件事，说，“记得你有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给他做双鞋，拧云字卷儿。”

“给谁呀？”徐郑氏明知故问，她要一种效果。

“大嫂你心明镜似的，还问。”

“你呀……走吧。”徐郑氏说，“跟我取丝线去。”

路上二嫂说：“德龙跟秀云那么对心思哟。”

“是吗。”徐郑氏故意惊讶。

5

一块臭肉和一朵花招来的东西不一样，前者是苍蝇后者是蝴蝶。赌徒徐大肚子招来的则是一群赌耍之人。

就在徐德龙结婚这天夜里，两个赌徒来西大荒找徐大肚子过手。地窖子里点着马灯，牌桌前坐着徐大肚子的赌博对手，国兵漏儿^①、箭杆瓢子，他

^① 伪“满洲国”征兵制规定：凡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，必须接受征兵检查；身体检查合格者入伍当兵，即通常所说的“国兵”。经身体检查不合格者，俗称“国兵漏儿”。时间上推算，这个赌徒现在还不能叫“国兵漏儿”。